

紧握一枚中秋的月亮（组诗）

陈少华

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没有预言，最圆的月亮落在窗前
倾泻的月光，一直被一缕藤蔓
拖着，如一个人把夜空怀疑
又突然牵挂，顺从看不见的眼神
摘落星辰给你

风吹来的方向，是起伏的轨道
拾起它们，一晃一晃地
把自己交给月亮时，请允许我
重复千山万水，想你
让月光，凸显奔流的江河越来越宽
而银白在玉盘中，横陈了多情的种子
发芽的概率超过翻飞的萤火虫
光亮刷新着灵魂，每一位爱上的人
剥下了蛛网一样的面纱
是谁有慌乱与孤独，以一种错觉
问月亮，决定再想你

月圆时分

我一直相信，月圆时分
有一些声音背对山谷 乱了分寸
比月亮更圆的是东坡先生的一杯酒
它能把所有的月光都聚集起来
屈服于浮动的影子

我只是把故乡的月亮追到了山顶
不同的是比月亮更圆的月饼
一直被母亲放在心里

中秋帖

就让我把一些强烈的光束藏匿
银河无桥，无船，更无水草
没有彼岸让我沦为偷渡者
我做了一颗飞逝的流星
找一个归乡的理由，薄尽烟尘

日子如同菊花一样轻巧起来
金黄的背面聚集忙碌的一生
扑闪的距离已无情地增加或缩短
天各一方，打捞同一枚月亮
哭泣，并不是无奈的选择

我相信秋雨后的沧桑已失去自由
中秋啊，某个城市，某个村庄
在虚掩的门外，有月光落下
有人与我一起倾斜躯体
附上泥土，寻找野草的根系

每一缕月光都有一个站台

黄昏与黎明在夜色中交替
提前将一缕月光守护，轻如叶片
而叶片，正是秋风吹来的精灵
你留置的城市已灯火闪烁
下一站，有一种白在我们眼前迷离

我相信每一个站台会在夜间复活
月亮之下，有人预约了绳索
提前捏紧了我们的头颅与灵魂
排队抵达的终点，月光晃动姓氏
所以不需要用尘埃来埋葬影子
不需要籍贯与车辆去往返故乡

每一缕月光都有一个站台
每一个站台都在人群中游离
而我们，被蝙蝠拖往疲惫的身子
多像一根稻草，在南方，越来越轻
月亮啊，它就是提灯的人
时时在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我们

紧握一枚中秋的月亮

夜空，渺茫。月光从容流过浮萍
更多探路人不会迷失同一个路口
我们都是远方的信徒
胸前，风声在唤醒自己
阴晴圆缺，如体重增加与减轻
深刻的事物已被一盏灯渲染背影
皎洁的月亮挂在高楼之上
内心陷落在城市的低处
轻浮的羽毛，暗中的哭泣
枯萎的稻草
足以养活一位远离故乡的人

我们手里紧握一枚圆月的月亮
为明天，提前预约了尘世的光芒
提灯的人，还在往前走
月光滑落的瞬间，他展露姓氏
而我们，习惯抽身于月亮之下
抱紧秋天，或沉甸甸的理由
让远方更亲近，无距离

人在旅途（组诗）

汪贵浩

汪贵浩

在江南想故乡
必坐在宽窄巷子的餐桌旁
宽窄巷子太长了
长得如串串火锅的香味
走到哪里，哪里都成了故乡

有故乡的味道就有宽窄巷子
就有四川方言的吆喝声
穿越堂前的巴蜀烟雨
穿越杜甫草堂的二百余首诗行
你就守在茅屋外，一等千年

从望江楼的翘檐回廊
到九眼桥的卧波长虹
我分明看见一个拈花女子
从蜀绣的针孔中走来
把川西的红月亮
挂在了城南的红照壁

这一照便是万里辉煌
这一照所有西南的墙壁都生辉了
这一照巴蜀的山水都柔情了
柔成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
漂洋过海，穿越古今
穿越大大小小的弄堂

想念，宽窄巷子
其实就是想念远去的童年
想念一些妈妈的味道
听见唤归的小名，在多少个黄昏
刺破云层深处
这个声音一直留在天空
夕阳西下
我背着一个希望走在回家的路上

是夜，进南京城

坐上高铁就像骑一匹快马
马蹄声风驰电掣，速度远远地
把历史抛在了时光的隧道里
坐在这样的空间四平八稳
坐在这样的空间风雨无关
不用快马传书，不用日夜星辰
只一个转身，大明朝
就凝固在汤山脚下

金陵府没有了前朝的威严
那些从京城里跑出的金钗银钗
哪一位不是痴情怨女
那些历朝历代的权力与财富
哪一朝不是从头再来
南京，一个谜一样的世界
南京，一个饱经沧桑的城市

已是八月 丰收尽在眼内
乡村的歌谣从果园边飘远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这一场预期的幸福
果园深处 攀高登低的少女们
青春的脸上透出早熟的红润
甜蜜的喜悦在空气中散发暗香
这八月 丰收在即
求学的孩子们又要离开家乡

秋天的白云向大地俯近
辛劳的一切都要早早打点
并妥善地收藏
有一种眺望在远方之外
有一种心情在萌动之外
有一种声音在泥土之外

八月过后 霜雪开花
空荡的果园 家乡的老人
如何来终止这恼人的忧伤
秋天的大地提前进入冬的催眠

流放异乡

寒露之际
蚊蚋之音不再在秋阳里停留
河边的红麻已走向冬天
此时故乡的一些人们
正背着行囊 流放异乡

木棉花不再在季节盛开
徐徐飘坠的落叶
展示出一幅故园怆人的遗址

无法不怀念什么
妻子和孩子 少女和许多兄弟

坐在栖霞山的寺院里
超度多少江山更替

是夜，进南京城
我知道黑夜就在窗外
时光被压缩成一节一节的管道
我们在管道内各具形态
看书的看书，睡觉的睡觉
大多数遨游在手机的世界里
忘记了回家的端口

这蛇一样的高铁
奔跑在历史与未来之间
这子弹一样的速度
呼啸在爱恨情仇的故事里
这声音独具穿透力
这声音来自天外
中山路新街口站着的巨人
曾挥舞一把剪刀
就把一个民族的辫子
永远地丢在男人的气节外
那把刀至今还锋利无比

是夜，进南京城
我不再是赶考的书生
也不再挑灯夜读让书童打扇
去中央广场喝杯咖啡吧
去夫子庙来一碗鸭血粉丝汤
再搭乘秦淮河的小船
去欣赏秦淮入艳的才情绝艳
不用珠宝白银打赏
只需二维码支付便可赎身

是夜，进南京城
出了高铁便是地铁
不用鲜花和书报，不用暗语和密码
有缘就笑笑算是一种问候
无缘也笑笑算是一种祝福
这个城市埋在森林中
这个城市通往六朝古都
通往我们想去的地方

太湖是江南盛开的一朵莲

太湖是一朵莲
盛开在烟雨朦胧的江南
开成紫玉墨韵的砚池
开成旗袍步履雨巷的雅韵
开成三寸金莲的娇羞
从清朝和“民国”而来

那一颦一笑的举止
那一悲一喜的传奇，都在太湖莲叶上

为了生存放弃麦粒伸入泥土
流放异乡
选择另一个家园 寻求最终的归宿
当秋风为我带来第一片白雪
树丫正光秃秃地站在那儿
似在哭泣

仰望镰刀

一把镰刀 怀揣着一身的力气
在过往岁月的边缘
高高地挂在乡村的墙上
此时 坚硬的阳光穿越窗棂
把等待一冬的刀锋 打磨得锃亮

镰刀——
你使我想起连天起伏的稻浪
以及精神饱满的大嫂
她一腔的希望和丰收的向往

那些挤在一起的水稻
身材高大 火热的情溢于言表
田藤之上 我的大嫂
弯曲的身体深入稻田 坚忍不拔
用镰刀与它们过招
那熟稔的声音
一眨眼就长出一个秋天的故事

镰刀的位置
在农事生长的季节多么重要
握住了一把镰刀
便握住了这个季节的美好时光

白露过后

白露过后 便是一场连绵的雨水

成为江南秦砖汉瓦的记忆
这记忆长寿千年，如鼃头渚的风景
一弯新月挂眉梢，一池蛙鸣荡夏荷

江南就挂在太湖的帆上
将吴侬软语的思念拉长到千里之外
从一个时代运往另一个时代
所有时代都柔情似水
将宽窄的运河打湿了城市间的距离
延长了多少不眠的归期

这个归期是姑苏城外的寒山寺
是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张继
摇橹抒怀，情洒西园
一支洞箫，就吹瘦了杨柳细腰
二根胡弦，拉扯出二泉映月的凄美
枫桥夜泊的渔火
不在月落之时就在乌啼之间

上海，泗泾古镇

泗泾古镇太古了，古得不见了踪影
古得只剩下瘦瘦的牌坊
骑在头上像一条裤衩

我和汉江一路追寻
始终不见它的背影
不见了柳永，不见了辛弃疾
不见了《钗头凤》的爱情

只有模棱两可的方向
让阿叔阿姐不知所措地迷茫
只有小鱼儿的热情
使泗泾的水依然美丽缠绵

还有石生对时光的呐喊
驾驭他的枣红马穿梭，在字里行间
忙碌着诗歌与星星的碰撞

泗泾原来就是一条河
是上海的老根，可以直通宋朝
直通歌舞升平的宫殿
这个宫殿有长袖善舞

泗泾去了，去了远方
所有的传说都成了一种传说
泗泾的水就是一幅水墨画
流淌千年也流不尽小镇的沧桑

泗泾古镇，就剩下那一方塔了
塔成一方印盖在长长的画卷上
让遗落的古镇收藏我们心底
如逝去的青春，一去难返

稀释了乡村的八月
水稻收割已净 镰刀从泥土回到
墙壁。这是一个过程
似农人生长的过程 絮絮绵绵的秋雨
总让人想起落叶在风中摇落
太阳在秋雨里贬值
水中的倩影失去昨日的弹性

白露过后 便是一场绵绵的秋雨
关锁着乡村的暮色
让我想起浸泡在雨中的红薯
我的哥哥和嫂子如何躬着驼背
再一次把脚手伸入泥土
刻满粗砺的斑痕

白露过后 一种音韵从头顶掠过
蓦然回首 大雁正南飞

铁匠铺

村头这没上锁的匠铺
一直修剪着乡村的边缘
硬朗的身子 就是一块金属的铁
锻造着百姓家中的器具

我的心也是一块铁
进入炉膛燃得通红通红
被你架在铁锤上 却经不住捶打
铁匠铺 你这个乡村的驿栈
吃了铁屑铁了心的庄稼汉
那样进出的买卖不都是硬货
农活的尽头 姓杜的铁匠
夜幕悄然升腾的时候
你这块锋利的铁器
却被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融化

八月的果园（外四首）

冯国平